

## 卷第二百四十九 詠諧五

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邊仁表 辛鬱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時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晉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廣 鬆壽 封抱一 尹神童

## 令狐德棻

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。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砥柱，德棻不去，遂獨行。及還，德棻曰：「砥柱共公作何語。」答曰：「砥柱附參承公。」德棻應聲曰：「石不能言，物或憑焉。」時群公以為佳對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崔行功

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。播帶欄木霸刀子，行功問播云：「此是何木。」播對曰：「是柃欄木。」行功曰：「唯問刀子，不問佩人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邊仁表

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。弘綽義理將屈，乃高聲大怒。表遂報曰：「先生聞義即怒，豈曰弘，是事皆弘。」弘又報云：「我姓即曰弘。」邊又應聲曰：「先生雖曰弘，義終不綽。」座下大笑，弘竟被屈而歸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辛鬱

唐辛鬱，管城人也，舊名太公。弱冠，遭太宗於行所。問何人，曰：「辛太公。」太宗曰：「何如舊太公。」鬱曰：「舊太公，八十始遇文王。臣今適年十八，已遇陛下。過之遠矣。」太宗悅，命直中書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尹君

唐楊纂。華陰人也，累遷雍州長史，吏部尚書。纂之在雍州，司法參軍尹君嘗任坊州司戶。省符科杜若，尹君判申曰：「坊州本無杜若，天下共知。省符忽有此科，應由讀謝朓詩誤。華省曹郎如此判事，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。」由是知名。及雍州司法時，有胡盜金城坊者。纂判：「京城諸胡盡禁問。」尹君不同之曰：「賊出萬端，詐偽非一。亦有胡著漢帽，漢著胡靴。亦須漢裡兼求，不可胡中直覓。請西市胡禁，餘請不問。」纂怒不同判。遽命筆，復沉吟少選，乃判曰：「纂輸一籌，餘依。」太宗聞而笑曰：「朕用楊纂，聞義伏輸一籌，朕伏得幾籌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裴玄本

唐裴玄本好諧謔，為戶部郎中。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，省郎將問疾。玄本戲曰：「僕射病，可須問之。既甚矣，何須問也。」有泄其言者。既而隨例看玄齡，玄齡笑曰：「裴郎中來，玄齡不死也。」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## 長孫玄同

唐長孫玄同幼有譏辯，坐中每劇談，無不歡笑。永徽中，在京會宴。眾因語論及民間事，一人云：「醴泉縣去京不遠，百姓遂行盅毒。此邑須遠配流，豈得令在側近。」一人乃云：「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，此人復行盅毒，豈不還更損人。」其人云：「若如此，欲令何處安置。」玄同即云：「若令玄同安置，必令得所。」諸人大喜，同即問之。答云：「但行盅毒人，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。」（明抄本「手」作「子」。）眾皆歡笑。貞觀中，嘗在諸公主席，眾莫能當。高密公主乃云：「我段家兒郎，亦有人物。」走令喚取段恪來，令對玄同。段恪雖微有辭，其容儀短小。召至，始入門，玄同即云：「為日已暗。」公主等並大驚怪云：「日始是齋時，何為道暗，玄同乃指段恪，」若不日暗，何得短人行。「坐中大笑。段恪面大赤，更無以答。玄同初上，府中設食。其倉曹是吳人，言音多帶其聲，喚粉粥為糞粥。時肴饌畢陳，蒸炙俱下。倉曹曰：「何不先將糞粥來。」舉坐咸笑之。玄同曰：「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，必復其始，諸君何為笑也。」坐中復大笑。玄同任荊王友，所司差攝祭官祠社。於壇所清齋，玄同在幕內坐。有犬來，遺糞穢於牆上。玄同乃取支床磚，自擊之。傍人怪其率，問曰：「何為自徹支床磚打狗。」玄同曰：「可不聞，苟利社稷，專之亦可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王福時

唐王福時名行溫恭，累授齊澤二州，世以才學稱。子勳、據、勃，俱以文筆著天下。福時與韓琬父有舊。福時及婚崔氏，生子勃。（勃原作「勳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嘗致書韓父曰：「勳、據、勃文章並清俊，近小者欲似不惡。」韓復書曰：「王武子有馬癖，明公有鬻兒癖，王氏之癖，無乃多乎？要當見文章，方可定耳。」福時乃致諸子文章，韓與名人閱之曰：「生子若是，信亦可誇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許敬宗

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，待選流多不以禮，而排斥之。為選人夏侯彪之所訟，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。中書令許敬宗曰：「固知楊吏部之敗也。」或問之，宗曰：「一彪一狼，共著一羊，不敗何待。」敬宗性輕傲，見人多忘之。或謂其不聰，曰：「卿自難記，若遇何劉沈謝，暗中摸索著，亦可識。」（出《國朝雜記》）

## 高崔嵬

唐散樂高崔嵬善弄癡，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，良久出而笑之。帝問，曰：「見屈原雲，我逢楚懷王無道，乃沉汨羅水。汝逢聖明主，何為來。」帝大笑，賜物百段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元晉

唐曹懷舜，金鄉人。父維叔（明抄本「維叔」作「繼奴」，下同。）死王事，贈雲麾將軍。懷舜襁褓授游擊將軍，歷內外文武官。則天云：「懷舜久歷文資，而屈於武職。」自左鷹揚衛郎將拜右玉鈔衛將軍。有宋州司馬曹元本，父名乞伯。明汲縣丞元晉，好談，多警策。或問元晉，「元本，懷舜從叔。」元晉應聲答曰：「雖則同堂，俱非本族。」人怪而問之，晉曰：「元本乞伯子，懷舜繼叔兒，以此知矣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趙謙光

唐諸郎中，不自即員外郎拜者，謂之土山頭果毅。言便拜崇品，有似長征兵士，便授邊遠果毅。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，遷戶部郎中。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：「員外由來美，郎中望不優。寧知粉署裡，翻作土山頭。」趙謙光答詩曰：「錦帳隨情設，金炉任意薰。唯愁員外置，（明抄本）置「作」署「）不應列星文。」人以為奇句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#### 沈佺期

唐沈佺期以罪謫，遇恩復官秩，而未還朱衣。因內宴，群臣皆歌回波樂詞起舞，由是多求遷擢。佺期詞曰：「回波爾時佺期，流向嶺外生歸。身名已蒙齒錄，袍笏未復牙緋。」中宗即以緋魚袋賜之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#### 崔日用

崔日用為御史中丞，賜紫。是時佩魚須有特恩。亦因宴會，命群臣撰詞。日用曰：「台中鼠子直須諳，信足跳樑上壁龕。倚翻燈脂污張五，還來鬻帶報韓三。莫浪語，直王相。大家必苦賜金龜，賣卻貓兒相賞。」中宗以金魚賜之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#### 裴談

唐中宗朝，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。妻悍妒，談畏之如嚴君。時韋庶人頗襲武後之風，中宗漸畏之。內宴，玄唱《回波詞》，有優人詞曰：「回波爾時栲栳，怕婦也是大好。外邊祇有裴談，內裡無過（過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李老。」韋後意色自得，以束帛賜之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#### 李鎮惡

唐李鎮惡，即趙公嶠之父。選授梓州郡縣令，與友人書云：「州帶子號，縣帶郡名。由來不屬老夫，並是婦兒官職。」（出《傳載》）

#### 盧廣

唐殿中內供奉盧廣持法細密，雖親效貴勢，無所迴避。舉止閒雅，必翔而後集。嘗於景龍觀，監官行香。右台諸御史亦預焉。台中先號右台為高麗僧，時有一胡僧徒倚於前庭。右台侍御史黃守禮指之曰：「何胡僧而至此。」廣徐謂之曰：「亦有高麗僧，何獨怪胡僧為。」一時歡笑。廣與李畬俱非善射者。嘗三元禮射，廣畬雖引滿射，俱不及垛而墜。互（「互」原作「玄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言其工拙，畬戲曰：「畬與盧箭俱三十步。」左右不曉。畬曰：「畬箭去垛三十步，盧箭去身三十步。」歡笑久之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## 鬆壽

唐韋慶本女選為妃，詣朝堂欲謝。而慶本兩耳先卷，朝士多呼為「卷耳」。時長安公鬆壽，見慶本而賀之。因曰：「僕固知足下女得妃。」慶本曰：「何以知之。」鬆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：「卷耳后妃之德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封抱一

唐封包一任益州九隴尉，與同列戲白打賭錢。座下數百錢，輸已略（「略」原作「客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盡，便欲斂手。傍人謂之曰：「何不更戲。（「戲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覓錢回取之。」抱一乃舉手摸錢曰：「同（明抄本）同「作」賜「。）賜也，何敢望問。」山東人謂盡為賜，故言賜也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尹神童

唐尹神童每說，伯樂令其子執《馬經》畫樣以求馬，經年無有似者。歸以告父，更令求之。出見大蝦蟆，謂父曰：「得一馬，略與相同，而不能具。」伯樂曰：「何也。」對曰：「其隆顛跌目脊鬱縮，但蹄不如累趨耳。」伯樂曰：「此馬好跳躑，不堪也。」子笑乃止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